

B07

海南周刊

国士丘濬·师生交往

感蒙师恩
亦泽桃李

■ 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海口攀丹唐氏创办的西洲书院。丘濬曾从学于唐氏。龙泉 摄

一个人的人品和襟怀如何,从他对老师和门生的态度可见一斑。作为有明一代学识渊博的通儒,丘濬在求学入仕之路上得多位恩师指点和提携。事业步入正轨后,他效仿恩师,帮助辅导过多位门生,乐见他们学业进步、有所作为。作为一代宗师,他与恩师、门生交往的故事,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丘濬国子监遇恩师

丘濬的祖父丘普是一名医官,宅心仁厚,乐善好施。丘濬七岁丧父,由祖父和母亲李氏抚养长大。祖父训导丘濬要开拓祖业,成为良相,以济天下。丘濬十六岁那年,祖父离世了。家中仅剩母亲和哥哥与他相依为命。丘母李氏出生于书香门第,习得诗书,为人大度,教子有方,后人评价她有孟母之风。在祖父和母亲的教导下,丘濬勤勉好学,十七岁开始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二十四岁考了广东乡试第一名,开启了以经国济世为己任的第一步。可以说,丘濬人生的第一任老师是自己的祖父和母亲。

然而,在科考之路上,丘濬也曾遭遇重创。当在乡试中夺得解元的他踌躇满志地前往京城参加会试,却接连两次落榜。往返京城的路途如此遥远,从小立下大志的丘濬何等失落!幸运的是,第三次参加会试,丘濬遇到了他的伯乐商辂。据海南籍学者王万福先生考,商辂为景泰甲戌科总裁,字弘载,浙江淳安人,为明代唯一的三元及第(注:同一考生乡试考第一,会试也考第一,殿试还考第一)人物,名满当世。丘濬正统十三年(1448年)入京春考不利,仅得教官之职不就,继续在国子监苦读;景泰二年(1451年)参加会试再度失利南归;三年后再次入京参加会试,中进士,名列二甲第一名,一举成名天下知。原来一代名儒商辂阅卷时,眼前为之一亮,心想此卷必为丘濬之作,揭名果然。事后商辂问丘濬:刘子静学有家传,故能淹博。子生海外(指海南),何能得书,淹博如此?丘濬回答:幼得祖父、师友之助,尽读未见之书,故能幸致。后来,丘濬为了解答很多人关于海南的疑惑,写下洋洋洒洒三千多言的《南溟奇甸赋》。尔后,丘濬得商辂及其门人推重,由经筵讲官而翰林院学士,而国

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名垂青史。

其实,在获主考官商辂赏识之前,会试失利后在国子监攻读的丘濬已得到时任国子监祭酒萧铤的悉心教导。约三十年后,丘濬不负师恩,也执掌国子监,成就一段佳话。

萧铤,字孟勤,四川西昌人,时称尚约先生。丘濬前两次参加会试未第,留在国子监读书,问学于萧铤门下。后来,萧铤入阁,丘濬进入翰林院工作,萧铤举荐丘濬参与修编《寰宇通志》,从此一展才华,脱颖而出。王万福先生介绍,《寰宇通志》完成后,萧铤迁户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丘濬获提拔,升翰林院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这是丘濬仕途升迁的关键一步。萧铤逝世后,丘濬乃序刊萧铤之文,为文以祭,作萧阁老像赞,以示悼念,师生之情颇为深厚。

效仿恩师宽慰门生

相尚以道,人以文传。丘濬成名后,



商辂画像。

也效仿恩师,十分关心门生,力勉进步。广西全州人蒋冕,其兄蒋升,随丘濬学习。蒋冕以晚辈拜丘濬门下,然两试礼部不第。丘濬慰之以诗云:“何事情怀苦不堪?怜君失意我心惭。阿房杜牧曾居五,礼部韩公亦到三。自叹白头难再黑,极知青色过于蓝。老子不久归休去,遥听佳音播海南。”对门生的情谊跃然纸上。

作为一代宗师,丘濬执掌国子监十年;任会试副总裁,先后为国家举才五次;他为官四十余年,师友、门人、学侣不可胜数,有成就者也大有人在。他的品性风范,不仅有助于大明王朝之政风士习,亦增益岭南学林之光辉,为知识分子立身处世之典范。

与王佐亦师亦友

明代,海南文化教育加快发展,人才辈出,涌现出丘濬、薛远、廖纪、唐胄、钟芳、王佐、王弘海、梁云龙等一批才子名臣,被人称为“海外衣冠盛事”。邢宥作为与丘濬同代的重要人物之一,论官位,系正二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抚江南十一府、总理江南兵民财赋,兼理浙江嘉、湖、杭三府粮储,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大臣。邢宥和丘濬一样,从小聪颖过人,勤读好学。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令后辈们羡慕不已。

1416年,邢宥生于海南文昌,字克宽,年长丘濬5岁,34岁那年中进士。大明景泰年间,丘濬、邢宥、薛远三公,同一年被朝廷提拔,这在海南岛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成化六年,母亲李氏辞世,丘濬归乡丁忧,邢宥和丘濬在海南相聚。世事难料,成化十年,丘濬丁忧期满返京,邢宥在成化十七年逝世于文昌故里,远在京城的丘濬作文遥祭,并为邢宥撰写了碑铭、像赞。“故人老死我何堪,泪眼汪汪望海南。宿约别来浑未践,暮年归去与谁谈?一方交友推君独,同月升官并我三(指丘濬、薛远、邢宥)。”丘濬在这首悼亡诗中表达了痛失好友的心痛和希望早点返乡的期待。

比丘濬小八岁的海南临高人王佐,少有点才,幼年曾拜丘濬为师,丘濬每异其才,彼此亦师亦友,互为激赏。诚如后辈同乡学人叶显恩先生云,丘、王两人各有抱负,各有期许。丘濬年少时写的诗《五指参天》与王佐写的《和丘公(五指山)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诗云:

坤轴南回地尽头,巨灵见掌镇中州。
打开放水澄环海,劈列分山观四州。
一朵金莲擎碧落,五株玉笋泮清秋。
明时维岳颂神降,还继嵩高咏有周。

此诗说要充当“镇中州”的巨灵之掌。气魄之大,真是顶天立地,叱咤乾坤了。叶显恩先生感叹,他俩都是年少负奇,雄视一世,立下了称雄中原的大志。丘濬如愿以偿,终于“崛起海外,北学中国,文章经济,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他与唐代的张九龄,宋代的余靖、崔与之,被称为“岭南人物之首”。而丘濬的得意门生王佐亦起步不凡,在诗文方面享有“吟绝”之誉,还有《鸡肋集》《经籍目略》《琼台外纪》《庚申录》《金川玉屑集》《家塾原教》《琼崖录》等问世。遗憾的是,除了《鸡肋集》,其他的都失传了,只有唐胄纂修的正德《琼台志》保留了《琼台外纪》的若干片段。《鸡肋集》是王佐的诗文汇集,其中部分诗句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可谓入木三分。他追忆老师丘濬的悼亡诗,读之让人触动情肠:

忆丘深庵老师
(注:深庵为丘濬号)

胜概圆山水竹村,
故家文献百年存。
书香济美今如昔,
科第光华祖又孙。
酒兴诗情惟岁月,
水遭山独自乾坤。
白头慢忆通家旧,
世难无因一过门。 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王佐画像。